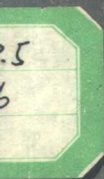


血光影

陈
杰



通俗小说

鬼 影

陈 杰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5.5/16

责任编辑：王润生

封面设计：郭广业

插图：

鬼 影

Gui y ing

陈 杰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 × 1092毫米1 / 32 · 印张4⁸/16 · 字数88,000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 — 18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 · 733

定价：0.76元



严江猛一闪身，反手回击一拳，正打中大个子的腰眼儿……矮个子蹿过来，举刀欲扎。严江一转身避过刀锋，伸手攥住他的腕子。两个人正相持着，大个子缓过气扑过来，抱住严江的双腿。



蔡秃子的目光随着胡胖子不停地移动着。他知道胡胖子正在思谋对策，也就屏住气息不敢打扰。他见胡胖子停住了脚步，才轻声问道：“处长，你看怎么办才能躲过这场灾难？”

目 录

第一章	雨夜格斗.....	1
第二章	凌晨报警.....	17
第三章	立案侦查.....	33
第四章	捕影追踪.....	46
第五章	往事如烟.....	60
第六章	拨云见日.....	74
第七章	穷追不舍.....	87
第八章	怒海狂涛.....	100
第九章	张网收弦.....	112
第十章	最后一幕.....	127

第一章 雨夜格斗

1

深圳通往澄海的公路上，一辆日产 *TLD24LW* 高速柴油车，夹在拥挤的车流中，缓缓地行驶着。

司机严江是个二十六、七岁的青年，春天才从部队退伍回来，分配到澄海建筑公司运输车队工作。自从实行经济责任制以来，每台车都有固定的运输定额。严江所在的运输车队，目前正担负着往特区运送建筑材料的任务。他们每台车每天要运送两趟，完成这两趟任务才能收车下班。

这天，严江往特区送完最后一趟建筑材料，返回澄海时已是下午三点零五分了。他把车驶进车队院里，发现同志们早已经收车下班了。

严江掉过车头，把车停在他每天停车的位置上，熄火之后跳出驾驶楼，照例检查一下机器和轮胎。刚检查完车，收发室老王就喊他接电话。电话是他的女友方明珍打来的，约他晚八点在公园的亭子里见面。

严江放下电话来到淋浴室。他冲完澡匆忙跑回单身宿舍，掀开箱子拿出一套洗好烫平的夏装，准备吃过晚饭之后，换上衣服去公园赴约。

这时，宿舍外面响起脚步声。车队长林阿毛眯着笑眼走进屋里，“小严，你先别换衣服，有个紧急任务。”

严江并没放下衣服，只是问：“什么紧急任务？”

林阿毛笑着说道：“刚才特区工地打来电话，说是有一个工段正停工待料。小严，你很清楚，我们在特区承包的工程是签了合同的，如果材料供应不上而停工，公司是要挨罚的。现在司机全收车下班了，满院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，你就再跑一趟吧。”

严江蹙起了眉头。林阿毛由商量变成了哀求：“小严，你是年轻人，多跑一趟算不了什么；再说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付酬，多跑一趟给加班费。”

“给加班费？”

“给加班费。我这个队长说话算数，可以算你周日加班，多开一天工资。”

“停工待料有损公司的声誉，我去。但不要加班费。”严江把衣服又放进箱子。

“不不，我林阿毛话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不光多给你开一天工资，还报一顿夜餐。”

“林队长，你的情我领了。加班费和夜餐费我全不要，这一趟算我义务劳动。”

“好好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只要出车就行。”林阿毛扔下运货单，匆匆离开独身宿舍去找人装车。

装完了车，严江绕到后面看了一下，又拿出运货单进行对照。车厢里的水泥柱规格、数量与运货单完全相符。他返回来跨进驾驶楼，低头看一下手表，正是下午四点半。他驾

车驶出市区，开上通往特区的公路，立即钻进拥挤的车流之中。

自从深圳辟为特区以来，各项建设都在飞跃发展，这条公路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热闹起来。每天黎明后，各式各样的卡车、客车、轿车、旅游车、吉普车、工具车，乃至为数不多而样式奇特的三轮摩托车，便在公路上汇成一条流动的长河。

严江紧锁着双眉，不时地按响在城市以外才准使用的噪音喇叭，试图超车。一连几次，均告失败。此刻正跟在一辆涂着银漆、画有企鹅图案的高大笨重的冷藏车后面，中速行驶着。

溽暑季节，阵雨过后，太阳就从云缝里钻出来，水气开始蒸发，与浮在地面上的汽车废气混在一起，幻化成赤绿橙黄青蓝紫的七色之光，飘忽不定，扑朔迷离，给人一种如在云雾之中的感觉。刚被阵雨淋过的柏油路面闪烁着光泽。从大鹏湾刮来的海风，带着一股咸腥味儿钻进车窗，驱走了闷热，使严江感到非常惬意。

车开到沙岩嘴镇外的水泥桥头，要接受哨卡的例行检查。车刚一停稳，正在哨位上执勤的战士走过来，很有礼貌地对司机说：“同志，请出示进入特区的签证和运货单。”

“好的。”严江从挡风玻璃里面的铁夹子上拿下签证和运货单，递出车外。

哨兵接过签证和运货单看了看，笑道：“对不起，还要耽搁你一点儿时间……”

严江又皱了皱眉，伸手扭动钥匙，“喀”地一声灭了

火，推开车门跳出驾驶楼。

哨兵拿着签证和运货单绕到车后，说道：“同志，请你打开后面的车厢板。”

一种焦急和不耐烦的神色，在严江脸上油然而生。他看看手表，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。但是又不敢拒绝哨兵的要求，他默无声地摆弄几下，柴油车的后厢板“哐当”一声折了下来。四十根水泥柱的柱头，象“魔方”似的展现在哨兵眼前。

哨兵从左面第一排数起……

站在哨兵身旁等待、观望的严江更有些不耐烦了。他不时地望望手表，分针几乎象秒针一样似的飞转着。看来，无论如何，在八点之前是赶不回澄海了。他索性往路边靠了靠，拿出折扇，故作悠闲地扇着。

哨兵逐根检查了水泥柱的数目，正好是四十根，规格数量与运货单上完全相符。

哨兵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扬起手中的绿旗，拦在桥头那根红白两色的横杆自动抬起来了。

严江跳上车，马达轰然启动，整个车体都在响声中颤动着。他朝哨兵瞥了一眼，驾车驶进镇里，顿时消失在繁华的闹市中。

柴油车驶到一处建筑工地的材料堆放场。

材料堆放场周围用水泥栅栏围着，里面堆放着各种规格不同的建筑材料。严江驾着高大笨重的柴油车，在堆积如山的建筑材料空隙中穿行着，驶到办公室前面的空地上，严江刹住车，没立即灭火。他把头伸到外面，在马达轰鸣声中喊

道：“喂，水泥柱运来了，卸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呀！这么快就运来了。”从办公室里跑出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人，身上的衣服很整洁，嘴里衔着深褐色的雪茄，冲严江微笑着，一指办公室前的空地，笑道：“就卸在这里吧。”

严江放开刹车，吃力地转动着方向盘。柴油车沿着围墙几乎转了半个圈子才掉回车头，倒退着驶近那指定的卸车地点。

柴油车的后厢板打开了，那秃顶男人换上件工作服从屋里出来，到严江面前央求着说：“师傅，还得麻烦你一下。原先没想到材料来得这么快，装卸工人都回家吃饭去了，八点钟才能回来，为了不耽误你返回澄海，求你帮我卸一卸车。当然要付给应得的报酬，你看可以吗？”

严江又皱紧眉头，心想：倒霉的事今天全凑在一起了。他朝材料堆放场扫一眼，确实寂静无声，除了面前这个人，恐怕再也找不到另外的人了。仰头望望，残阳夕照，锦云铺天，他沉思片刻说：“可以帮你卸车，但我不要报酬。你看，浓云从海面上飘过来了，怕是要降一场大雨，我们要抓紧时间哪！”

“放心吧，误不了时间。”秃顶男人扣好纽扣说道，“你从上面往下推，我来扛。”

严江跳上车厢，双手用力推着水泥柱，一直推到那人肩上，那人背靠着后厢板，双手抱着水泥柱，趑趄趑趄地扛走了。

已经卸了二十几根水泥柱，那人忽然一失手，一根水泥

柱落到车下，立时断了。

严江以为砸坏了人，便迅速跨到车厢尾部，见那秃顶男人并没受伤，只是愣愣地站在一旁，闪着惊恐的目光，望着水泥柱的断裂处。

严江心里踏实了。当他的目光落在水泥柱上的时候，也不由大吃一惊，脱口叫道：“呀，里面还藏着这种东西！”

秃顶男人听到严江的话，仿佛从梦中清醒过来。他那张苍白的脸抽搐着，悄声说：“不要声张，不要声张。上边有规定，出现这种事情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，你在这里保护现场，我进屋打电话。”

秃顶男人又匆匆跑进办公室，拿起耳机拨动着号码。严江心里想：院里没有第三者，有谁能来破坏现场呢，干脆先休息一会儿。

严江回到车门边，坐在脚踏板上，拿出毛巾一边擦汗，一边休息。

约莫过了六、七分钟，秃顶男人跑回来了。他用手帕擦着额头，喘着粗气说：“我向有关部门报告了。让我们先把这根断柱放在一旁，他们派人来检查验证。”

“车上的水泥柱还卸不卸呢？”严江问。

“卸。我们继续往下卸。卸完你就走，不要误了赶路。有关部门来人检查验证，由我来应付。”

“由你应付？”严江心里不由产生疑问。

“师傅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是共产党员，敢拿党籍作保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。”

严江想了一下，觉得他讲得也有道理，又跳上车厢，帮

着卸车。

车上的水泥柱全都卸光了，一直没见有关部门派来的人。严江望望天色，已是黄昏时刻，便说：“我确实不能久等了，得马上回澄海。以后有事，可以叫他们找我打证实材料。”

“好，好，就这么办。”秃顶男人感谢一番。严江掸掉身上的灰土，跳进驾驶楼，启动马达，缓缓朝门外驶去。

柴油车刚驶出大门，远处有人喊叫着：“停，停一停，请停一停……”

严江刹住车，扭头望去，看见远处有一个人，手里提着东西，拖着肥胖的身体朝车前跑来。

2

那个身体肥胖的人跑到车前，严江才看清楚，原来是公司材料供应处的胡处长。

“胡处长，有事吗？”严江急切地问。

“有，有事。”胡胖子一手拎着装得鼓鼓的草筐，一手摇着葵扇，“搭，搭你的车回澄海，回公司。”

“天色这么晚了，”严江仰头望望天空，“马上就要落雨了，有事明天回去办吧。”

“唉，官身不由己呀。有件急事要赶回去向领导汇报，请，请示一下。”他又摇了摇头，说，“这，这个摊子太大了，真叫我有些支撑不了。整天搞得我焦头烂额，手忙脚乱。回，回去请示领导，另遣能将吧！”胡胖子象诉苦似的

说了一阵，然后把草筐放在车门外的脚踏板上。

这个建筑工地的摊子确实不小。整个工程是十栋高层住宅楼，承包单位就是澄海建筑公司。为了保证工地的材料供应，胡胖子被派到工地来身兼二职，既是工地负责人，又是公司的全权代表。

严江望一下胡胖子那张脸，挂着焦急的神色，便爽快地推开车门，跳出驾驶楼，从车头绕到另一侧拿起草筐，再拉开车门把胡胖子扶上车，然后便起程出发了。

胡胖子体重超过一百公斤，他一坐上去，坐垫里的弹簧就被压扁了。不过，给空车加些重量还是有好处的，能减少空车在飞驰中的颠簸。严江正这样想着，耳边却响起如雷的鼾声，侧脸一看，胡胖子已酣然进入梦乡。

柴油车驶出沙岩嘴镇，立即加快速度。被凉风一吹，胡胖子又睁开眼睛。他朝车外望望，见路边的村舍、树木都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一闪即逝。

胡胖子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逐渐精神起来，紧一句慢一句地和严江搭讪着。此刻，严江正在想着水泥柱里隐藏的东西，对胡胖子的话连一句也没听进去。

胡胖子仍然咕咕哝哝地说着。起先，他只谈些生活琐事，由于礼貌关系，严江偶尔也点点头。胡胖子从后视镜里偷看一眼严江的冷漠脸色，为了引起他的兴趣，就开始大谈特谈港澳奇闻。

这些真真假假的港澳奇闻，确实产生了吸引人的魔力，立刻引起严江的好奇心。他听得入神了，不知不觉减慢了车速，被几辆卡车超过去。待胡胖子讲到一个段落，严江才推

上快挡。

胡胖子扭头朝车外望望，西面的苍山背后还透着一抹霞光。他舒口气，说：“落，落日苍山；晚，晚霞夕照，景色太美了。我，我们久居闹市的人是轻易享受不到这个眼福的。小严，你慢些开好吗？”

“浓云正往一块聚拢，我们还是早些赶回去吧。”严江皱了皱眉，露出为难的神色。

车速逐渐加快了。路旁的蔗田、蕉林、棕榈朝后面飞去，天色逐渐暗下来。

前面出现一座高山。严江开亮车灯，照得眼前一片苍翠。山上飘着缕缕云雾，公路顺着山麓蜿蜒而上。迎面来的车也都亮着灯。

路上的车辆比白天少得多了。因为是空车，又急着赶路，虽然爬坡，严江仍然不愿减慢车速。山上的亚热带茂林扑面而来。

路越来越陡了。云雾弥漫，寒气袭人。柴油车已经接近山顶，一阵疾风吹来，林中发出呜呜的吼声。路旁黑沉沉的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胡胖子转了转眼珠儿，很费力地把那胖得滚圆的手插进草筐里摸索一阵，终于拿出一罐“可口可乐”，对严江微笑着说：“爬，爬山费力；车，车里发闷。来，喝一口可口可乐解解暑，这，这可是进口货。”

严江没表示喝与不喝，胡胖子熟练地起开铁盖儿，递到严江面前。严江感到盛情难却，只好减慢车速，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接过“可口可乐”，边驾车边喝。

远处响着沉闷的雷声。严江朝车外看一眼，大块的浮云已聚到一处，顷刻之间，车外变得一片漆黑。风刮得更紧了，一场大雨就要来临。严江不由紧锁眉头，心想，一定要抢在大雨之前赶到家里。车已爬到山的顶点，就要下坡了。这时候胡胖子却急促地说：“停，停一停，我，我要小便。”

“你呀，这一路上也没闲着。喝水、吃烟、撒尿……”严江很不耐烦地刹住车。

柴油车停在山的顶点偏下一些，车尾高翘着。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严江又推上了手闸。

胡胖子磨磨蹭蹭地推开车门，晃动着肥胖的身躯朝路边走去。严江见他行动迟缓，担心耗电过多，随手关掉大灯，只亮着两盏小灯和尾灯。

胡胖子消失在路边的夜幕里。路边的树木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。

严江趴在方向盘上打算休息一会儿，虽然闭上眼睛，可是心里怎么也静不下来。摔断水泥柱后，发现里面有窝藏的事一直不安地萦绕在他的脑海。

路边有轻微的响声，好象有人走路。严江抬起头，见车前人影一闪，以为是胡胖子回来了，挺起身迅速做好开车的准备。可是一直不见有人上车，他怀疑自己看花了眼。侧耳静听了一会儿，没有什么响动，便望着路边喊道：“胡处长，天要落雨了，你可抓紧时间哪！”

“唉，唉，我一定抓紧时间。其，其实呀，撒泡尿误不了赶路。”胡胖子在暗处哼哼唧唧地说着。

听到胡胖子回话，严江心里一惊。方才在车前那一闪即

逝的人影，又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，一种不祥的预兆油然而生。能不能有坏人？又一转念，简直是多余的顾虑。即使有坏人，这里也捞不到什么油水。自己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，何况驾的又是一辆空车。估计胡胖子也不会带着什么贵重物品，他心里也就踏实下来了。

车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音。可能是胡胖子回来了，这给严江造成错觉。待严江想到胡胖子走路决不会这样快的时候，为时已晚，两侧车门几乎同时被人拉开，两个黑糊糊的人影扑了进来。

时间紧迫，再不容严江多想了。他迅速开亮大灯，连续按着喇叭。

3

两个坏人扑进了柴油车的驾驶楼。严江死死地扼住方向盘，喇叭还在响着。

喇叭的响声给坏人造成严重威胁。严江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。此刻他只想到了保护国家财产，不能让坏人夺走柴油车。完全陷入愤怒之中的严江，心里没有一丝恐惧感。虽然夜色漆黑，来人又背着灯光，他仍不顾一切地要设法看清他们的面孔。

两个人的力量毕竟比一个人要大些，何况又是亡命之徒。他们猛地一把把严江从车上拽了下来。

喇叭声停止了。严江贴在车下，两个坏人挟持着他。因为离得近，严江看见左边那个人膀阔腰粗，留着蓬松的长